

F465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飘



2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飘

〔美〕米切尔 著
张佩玉 译

(二)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三十一章

1866年1月一个严寒的下午，思嘉·奥哈拉坐在母亲的那个小书房给皮蒂姑妈写信，详细解释为什么她自己、媚兰或艾希礼都不能回到亚特兰大去陪伴她。这已是她写的第十封这样的信了，她很不耐烦，知道皮蒂姑妈肯定一读完开头几句就会把信放下，然后又一次来信诉苦：“可是我真害怕独自一个人呀！”

她的手冻僵了，只好停下来使劲搓搓，同时将双脚深深裹入旧棉絮里。她的拖鞋后跟已经磨掉了，只得用碎毡片垫起来。毡片只能使她的脚避免踩在冰冷的地面上，但已没有多少保暖作用。那天早晨，威尔把马牵到琼斯博罗钉蹄铁去了。思嘉暗想这世道越来越奇怪了，马还有鞋穿，而人却像院子里的狗那样光着脚。

她拿起笔继续写信，但这时威尔正从后门进来，她听到他那条木腿在地板上梆梆地响。他进来了，两只耳朵冻得通红，淡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站在那里俯视着她，嘴角浮现着一丝幽默的笑意。

“思嘉小姐，你究竟攒了多少钱呀？”他问。

“难道你贪图我的钱要同我结婚吗，威尔？”她粗鲁地反

问他。

“不，小姐，我只是问问。”

思嘉觉得出了什么事。

“我手头有十个金元，”她说。“这是那个北方佬留下的最后一点钱了。”

“唔，小姐，这不够。”

“不够什么？”

“不够交纳税金，”他答道，一面摇摇晃晃地走到壁炉前面，弯下腰伸手烤火。

“税金？”她简单地重复了一遍。“我的上帝，威尔！我们已经交过税了呀！”

“是的，小姐。不过他们说你交得不够。这是刚才我在琼斯博罗那边听到的。”

“可是，威尔，我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

“思嘉小姐，我的确很怕再给你添烦恼，因为你已经够苦的了，可是我又不得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还得付更多的税金。他们把塔拉的税额提高得吓人。”

“但是我们已经付过一次了，他们就不能让我们交更多的税金。”

“思嘉小姐，你从来不到琼斯博罗去，我也高兴你这样。那真不是一位夫人该去的地方。那里近来有不少的流氓，共和党人和提包党人在当政，他们会叫你气炸的。而且，还常常发生黑鬼把白人从人行道上推下去的事，以及——”

“可这同我们交纳税金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要说呢，思嘉小姐。由于某种原因，那些无赖对塔拉的税金很不满意，仿佛那是个年产上千包棉花的地方。我听到这消息，赶快跑到那些酒吧间附近去听听人们的谈论。然后我发现，有人希望在你付不出这些额外税金时，州

府将公开拍卖塔拉，于是他便可低价买下来。谁都明白你交不起这么高的税款。我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打这个坏主意。我调查不出来。不过我想，希尔顿那家伙，那个娶了凯瑟琳小姐的人，他准是知道的，因为我正要向他探听，他便尴尬地笑了。”

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抚摩着他的半截腿。这条残腿每到天气寒冷就十分疼痛，而那半截木头又嵌得不好，很不舒服。思嘉愣愣地望着他，他谈到塔拉这个要命的消息时，态度居然那么轻松随便。拍卖？那么他们大家往哪儿去呢？而且塔拉会属于另外一个人！不，这无法想象！

她专心致志于塔拉的生产，因此不大关心外面发生的事。既然有威尔和艾希礼去料理她在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的事务，她就很少离开农场。甚至像她在战争爆发前不爱听谈论战争一样，她如今对于威尔和艾希礼在晚餐后有关重建的闲谈也不怎么注意了。

当然喽，她听说过那些倚仗共和党大谋私利的南方败类，以及那些提包党人。后者是些南方一投降就像蝗虫般拥来的北方佬，他们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装在一个提包里带来了。她也听说有些被解放的黑人变得傲慢无礼。这最后一点她难以置信，因为她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一个傲慢的黑人呢。

但是，有许多事情是威尔和艾希礼合谋向她隐瞒了。战争灾害之后，紧接着就是重建时期的更大灾害，只不过他们两人商量好了，在家里不提那些可怕的具体情况。

她听艾希礼说过，南部现在被当作一个被征服的省份对待，而征服者所采取的主要政策便是报复。而思嘉对于这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她只知道，如今最要紧的是拚命工作。

思嘉并不明白竞争的一切规律都已改变，诚实刻苦的劳

动不再能得到公正的报酬了。佐治亚州如今几乎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北方佬士兵镇守着整个地区。

由联邦政府组织起来的“自由人局”，专门管理那些懒惰而激动的前黑奴，局里出钱供养着他们，任其游手好闲，并且毒化他们的思想，使之反对以前的主人。杰拉尔德家从前的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负责设在塔拉的分局，他的助手是凯瑟琳·卡尔弗特的丈夫希尔顿。他们两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想要让黑人重新沦为奴隶，而黑人要想逃避这一厄运只能依靠这个局以及共和党给他们提供的保护。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进一步告诉黑人们，他们并不亚于白人，并且很快就要允许白人与黑人通婚了，而他们以前的主子们的财产也将被分给他们，每个黑人都将分到四十英亩地和一头骡子。

“自由人局”有士兵撑腰，几乎是为所欲为。人们动辄被捕，甚至对该局官员态度冷淡也会构成罪名。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干涉思嘉所经营的任何买卖，并且对她的一切物品规定价格。

幸喜思嘉很少同这两个人有来往，因为威尔在其中巧妙地周旋着。不过现在出现一个这么大问题，大到他自己无法处理了。这就是那笔额外规定的税金和丧失塔拉农场的危险，这些事不能不让思嘉知道——而且得立即知道。

她瞪着两眼望着他。

“啊，该死的北方佬！”她嚷道。“他们狠揍了我们，让我们成了乞丐，难道这还不够，还要放任流氓来侮辱我们吗？”

战争结束了，和平已经到来，但是北方佬仍然大模大样地掠夺她，仍然叫她挨饿，仍然把她赶出家门。而她竟那样

傻，竟以为熬过这段苦日子，只要能够坚持到春天，就一切都好了。可威尔带来的这个令人绝望的消息，无疑要将她彻底压垮。

“唔，威尔，我还满以为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困难也就到头了呢！”

“不会的，”威尔扬起他那张瘦削的面孔，镇定地注视着她。“我们的困难还刚刚开头呢。”

“他们要我们再付多少额外税金呢？”

“三百美元。”

一时间她被吓得张口结舌了。三百美元！这听起来就像三百万美元一样。

“那么，”她慌乱地喃喃着，“那么，——那么，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得筹集三百美元。”

思嘉见威尔默不出声，便又说道：“威尔，谁都知道塔拉是多么好的一个农场。实在没办法，我们可以用它抵押到一笔钱，够付税金就行了。”

“思嘉小姐，你有时说起话来真有点傻乎乎的。请问，谁有钱来押贷这个农场呢？除了那些想要从你手里夺走塔拉的提包党，还有谁呀？你看，每个人都有土地。每个人的土地都是贫瘠的。你的土地押不出去。”

“我还有从那个北方佬身上取下的钻石耳坠呢，我们可以把它卖掉。”

“思嘉小姐，现在谁还有钱买耳坠呢？人们连买腌肉的钱也没有，别说什么首饰了。你手里有那十个金元，那么我敢打赌，这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存款了。”

他们又沉默下来。思嘉感到面前是一堵坚硬而冷酷的石壁。怎么竟有那么多石壁来让她撞啊。

“我们怎么办呢，思嘉小姐？”

“我不知道，”她茫然地说，她突然感到如此疲乏，连骨头都酸疼了。她在这里拼命工作，挣扎，然而每一番挣扎的吉果都好像是失败在等待着嘲弄她。

“我不知怎么办好，”她说。“但是千万别让爸知道了。那会要了他的命。”

“我不会。”

“你告诉过别人吗？”

“没有，我赶快来找你了。”

是的，她想，无论有什么坏消息总是找到她，而她对此感到烦透了。

“威尔克斯先生在哪里？说不定他能出些主意。”

威尔用温和的眼光看着她，这使她感到，就像从艾希礼回家的头一天起那样，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他在下面果园里劈栅栏呢。不过他赚到的钱决不会比我们更多一些。”

“要是我想同他谈谈这件事，难道不行吗？”她突然高叫起来同时踢开那块裹着双脚的棉絮，站起身来。

威尔不表示反对：“最好披上你的围巾，思嘉小姐。外面怪冷的。”

可是她没戴围巾便出去了，她需要见到艾希礼，把她遇到的麻烦告诉他。这可是很紧迫的事，不容再等了。

要是他是独自一个在那里，那该多好啊！自从他回来以后，她一直不曾私下同他谈过半句话。他经常同家人在一起，媚兰总是在他身边，不时地摸摸他的袖子。那副亲昵的样子曾惹起思嘉的满腔妒火。如今她决计独自去见他。这一次不会有人妨碍她同他单独谈话了。

她匆匆忙忙穿过果园，潮湿的草打湿了她的双脚。她听见艾希礼劈栅栏时斧子震响的声音。要把北方佬烧光的那些

篱笆重新修复，是一桩艰苦而费时的劳役。一切工作都是艰苦费时的，她感到既厌倦又恼火。假如艾希礼是她的丈夫，那么她去找他，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嚷着揉着，将身上的重负都推给他，叫他用肩膀承担住一切，那该多好啊。

她绕过一丛石榴树，便看见他倚着斧把，用手背擦拭额头。他身上穿的是一条破烂的粗布裤子和一件杰拉尔德的旧衬衫，这件衬衫以前只有开庭日和参加野宴时才穿的，如今却皱巴巴的，而且穿在艾希礼身上显然是太短了。他把上衣挂在树枝上，他流了许多汗，她走过来时，他正站着休息。

眼见艾希礼衣裳褴褛，手持利斧，她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怜爱和怨天之情，激动得难以自禁。她不忍心看她那温文尔雅、心地纯良的艾希礼竟穿一身破衣烂衫，流着臭汗。他的手天生不是来劳动的，他的身体也只能穿戴绫罗。上帝是叫他坐在豪华舒适的大厅之中，同宾客们高谈阔论，或者弹琴写诗。

她能容忍让自己的孩子用麻布袋作围裙，小姐们穿着肮脏的旧布衣裳，让威尔比大田里的苦力更辛苦，可就是不忍心让艾希礼受这种委屈。他太文雅了，对于她来说太宝贵了，他决不能过这样的生活。她宁愿自己去劈木头，也不愿意看见他干这种活时自己心里难受。

“人们说亚伯·林肯就是劈栅栏出身的呢，”当她走上前来时艾希礼轻轻笑着说。“我也可能像他一样呢！”

她皱起眉头。他总是在困难面前这样轻松地说话，而在她看来那都是些严重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她几乎被他的话激怒了。

她直截了当把事情告诉了他，期待着他提供一些有益之见。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怎么，”她终于说，“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弄到那笔

钱吗?”

“当然,”他说,“可上哪儿弄呢?”

“我问你呀,”她答道,有点恼了。即使他帮不上忙,可连句宽慰的话也没有,哪怕说一声“唔,我很抱歉”也行啊。

他微微一笑。

“我回来好几个月,只听说过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瑞德·巴特勒,”他说。

原来上星期皮蒂帕特姑妈来了信,说瑞德带着一辆马车和两匹骏马以及满袋满袋的美钞回到了亚特兰大。不过她怀疑这些东西是来路不正的。

“让我们别谈他了,”思嘉打断他的话头。“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下流坯,那就是他。可是,我们大家会怎么样呢?”

艾希礼放下斧子,朝前望去,他的眼光仿佛伸向很远很远她望不见的地方。

“我担心的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是整个南部的每一个人,大家都会怎么样呢,”他这样说。

她觉得要喊出来:“让南部的每个人见鬼去吧!问题是我们现在怎么办?”但是她强忍着。那种厌倦的感觉又回到她心头,而且比以前更强烈了,艾希礼竟一点忙也帮不了。

“最后究竟会怎么样,只要看看历史上每当一种文明遭到毁灭时所发生的情况就知道了。那些有头脑有勇气的人可以渡过这种浩劫,而那些没有头脑和勇气的将被淘汰掉。”

“看在苍天面上,艾希礼·威尔克斯!请你不要站在这里胡扯了,这次是我们要被淘汰呢!”

她的疲惫感似乎稍稍渗入他的心灵,将他从遥远的思想中唤回来,因而他亲切地捧起她的双手,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审视手上的老茧。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双手，”他一面说，一面轻轻亲吻两只手心。“这双手很美，因为这双手很坚强，每个老茧都是一枚纪念章，思嘉。这双手是为我们大家，为了父亲，那些女孩子们，媚兰，那婴儿，那些黑人，以及我，而磨出老茧来的。亲爱的，你肯定在想，‘这里站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傻瓜在空谈废话，而活着的人却面临危机。’是吗？”

她点点头，但愿他握着她的双手永远不放开，可是他却把她的双手放下了。

“你急匆匆跑到我这里来，是希望我帮助你。可是我没这能耐。”

他用凄苦的眼光望着那把斧子和那堆木头。

“我的家和全部财产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我过去从来不明白那财产是归我所有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所属于的那个世界已经消亡。我无力帮助你，思嘉，只能尽力当个笨拙的农夫，可这样做并不能帮你什么。我永远也报答不了你为我和我们一家所作的牺牲，出自你仁慈心肠的牺牲。我愈来愈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自己多么无能，我不配接受给予我的所有恩惠。我这种可恨的逃避现实的习性，使得我愈来愈难以面对现实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点头。她并不十分理解他，可是她认真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这是他头一次向她倾诉自己心中的想法。

“不愿意正视赤裸裸的现实，这是我的不幸。直到战争爆发，生活对于我从来就谈不上真实。而我却甘愿如此。我不喜欢太清晰的事物。我喜欢它们稍稍模糊些，有点朦胧。”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淡淡地一笑，同时也微微颤抖。

“换句话说，思嘉，我是个懦夫。”

对于其他话，她还不十分明白，可是最后一句却是她听

得懂的。她知道这不是真话。他身上没有懦弱的成分。他每一个细胞都说明他家历代祖先的勇敢英俊，而且他在这次战争中的事迹是思嘉所深知的。

“不，实际上不是这样！难道一个懦夫会在战场上爬上火炮去鼓舞士兵战斗吗？难道将军会亲自给媚兰写信谈一个懦夫的事迹吗？还有——”

“那不是勇敢，”他不屑地说。“战争好比香槟酒，它像影响英雄的头脑那样也能迅速影响懦夫。在战场上，你不是勇敢，就是死亡，所以傻瓜也会勇敢起来的。我现在讲的是另一码事。我的这种怯懦，比起胆小鬼害怕作战要糟糕得多。”

他的话说得缓慢而又颇为吃力，仿佛无比痛心，要是别人说这样的话，思嘉准会轻蔑地把它当作假意谦虚或者希图得到赞扬而不予理睬。可是艾希礼好像真是这样想的，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躲躲闪闪的神色。寒风吹拂着她又湿又冷的双脚，她瑟瑟颤抖起来，艾希礼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恐怖。

“不过，艾希礼，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唔，我说不清。一些用言语说出来就会显得十分可笑的东西。我害怕生活突然变得太现实了，我不能忍受过去生活中的美从此丧失。思嘉，在战前，生活是美的，它富有魅力，像古希腊艺术那样完美、完整和谐。对于我，生活在‘十二橡树’村是真正美好的。我爱那种生活，我就是它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它已经完了，而我与这种新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我感到害怕。我也回避你，思嘉。你太有活力，太现实了，而我却宁愿与影子和梦想为伍。”

“可是——可是——媚兰呢？”

“媚兰是个最轻柔的梦，是我的梦想的一部分。假如战争没有发生，我会悠闲舒适地度过我的一生，幸福地长眠在

‘十二橡树’村。可是战争一来，生活的真面目显露出来了。我第一次投身于行动时——我知道那是布尔溪战役——我看到那些童年伙伴们被炮弹击得粉碎，濒死的马匹厉声嘶叫，这使我第一次领略到残酷和恐怖的感觉。

“我一生都不愿意去与人们打交道，因此只有很少几位朋友。可战争使我明白，我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其中都是些梦想人物，而战争告诉我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不过我不知道怎样同这些人相处。我怕是永远也学不会。现在我知道，为了养活我的妻子儿女，我必须在那些我所厌恶的众人中间开辟自己的生路。至于你，思嘉，你是抓住双角和生活扭打，征服它。可是我还能怎样去适应生活呢？我就害怕这一点。”

当他用低沉洪亮的声音，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感情独自诉说时，思嘉竭力想了解它们的意思，但她始终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思嘉，我在监狱里时曾经这样想：战争结束后，我要回到旧的生活和旧的梦想中去。但是，思嘉，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前我们大家面临的是比战争还要坏、比监狱还要坏——对我来说比死亡还要坏的局面……所以，你看，思嘉，我害怕极了。”

“但是，艾希礼，”她开口说，带着困惑的神情，“如果你担心我们会挨饿，那么——啊，艾希礼，我们会有办法的！我知道我们会的！”

他那双灰色的晶莹的大眼睛凝视着她的脸，流露着钦佩的神色，但是很快，目光又突然显得茫然了，这时她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说什么挨饿的问题。他们常常像是用不同的语言在交谈的两个人。然而她是那么深深地爱他，她就一直在渴望着他的那份爱啊！

“挨饿是不好受的，”他说。“我清楚，因为我挨过饿，可是我并不觉得可怕。我觉得可怕的是，在没有了我们已经丧失的那种美好生活时，还得面对生活。”

思嘉绝望地思索着，想也许媚兰会懂得他的意思。他不害怕她所怕的那些事物，不害怕肚子饿，不害怕寒风刺骨，也不害怕失去塔拉。而他感受到的恐惧，却是她所无法想像的。因为在她看来，除了饥饿和寒冷，以及丧失家园，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啊！”她失望地轻喊了一声。听到这样的声调时，艾希礼惨然一笑，似乎在表示歉意。

“原谅我说这些，思嘉。我无法使你理解，因为你不明白恐惧的含义。你有一颗狮子的心，我非常妒忌你，你永远也不会害怕面对现实，你永远也不需要像我这样逃避现实。”

“逃避？！”

原来艾希礼也像她一样对斗争厌倦了，所以他要逃避。她想到这里便呼吸紧迫起来。

“啊，艾希礼，”她嚷道，“你错了。我也想逃避呀。我对这一切厌倦极了！”

他困惑地扬起眉头，思嘉却把一只滚热而殷切的手放在他的臂膀上了。

“听我说，”她连忙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告诉你，我厌倦了，厌倦到极点了，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曾经为吃的用的拼命挣扎过，我拼命拔草，锄地，摘棉花，甚至扶犁，直到累得倒下去为止。我告诉你，艾希礼，南方已经死了！它已经完了！艾希礼，让我们逃走吧！”

他严厉地瞥了她一眼，然后略略低下头来逼视她那已经红得发烧的脸庞。

“是的，让我们逃走——丢下他们！我实在懒得替他们

干下去了。有人会照顾他们的。总会有人照顾他们的。啊，艾希礼，让我们逃走，你和我。我们可以到墨西哥去——墨西哥军队需要军官，在那里我们会幸福的。我会替你做事，艾希礼，什么事我都会替你做。我知道你并不爱媚兰——”

这时艾希礼一怔，要插嘴说话，脸上无比惊诧，可是她滔滔不绝的谈势把他的话头打断了。

“那天你曾告诉我你更加爱我——啊，你记得的！而且我知道你不会改变！我敢说你没有改变！而且你刚才还说她不过是个梦罢了——啊，艾希礼，我们逃走吧。我一定会使你快活的。无论如何，”她又恶狠狠地补充说，“媚兰可不能——方丹大夫说过她再也不能给你生孩子了，而我还能给你——”

他用双手紧紧抓住她的肩头，痛得她无法再继续说下去，而且她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应当忘记在‘十二橡树’村的那一天。”

“难道我会忘记吗？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能老老实实说你不爱我吗？”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说。

“不，我不爱你。”

“那是撒谎。”

“即使是撒谎，”艾希礼的声音平静得可怕，“那也是不容怀疑的事。”

“你的意思是——”

“难道你认为我可以丢下媚兰和婴儿自己跑掉，就算我恨他们两个人？难道我能让媚兰心碎？让他们娘俩靠别人的施舍过活？思嘉，你疯了？你是不能丢下你父亲和那些女孩子的。你对他们负有责任，就像我对媚兰和小博负有责任一样，因此不管你是否厌倦，你还得为他们负责。”

“我可以丢下他们——我厌恶他们——对他们不耐烦——”

他朝她俯过身去，这时她紧张得连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她以为他要拥抱她呢。但是，不，他只拍拍她的臂膀，像抚慰一个小孩那样说起来。

“我知道你厌倦了，累了。因此你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已经肩负起三个男人的重担。不过我会帮助你的——我不会永远这样笨拙下去——”

“你要帮助我只有一个办法，”她阴郁地说，“那就是带我离开这里，让我们去开始新生活，寻找自己的幸福。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了。”

“没有什么，”他平静地说，“除了名誉——什么也没有了。”

她怀着几经顿挫的热望瞧着他，他高傲的头，瘦长挺直的身躯充分体现出高贵和尊严的气质，即使一身烂衣裳也掩盖不了。她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像灰色天空下的山中湖泊那么辽远。

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种对于她的放荡梦想和狂热欲望的恐惧。

一股伤心和疲惫弥漫了她的全身，她双手捧着头大哭起来了。他从没见过她这样伤心大哭，从没想到像她那样性格刚强的女人居然也哭得这么伤心，这时他心中涌起怜爱和悔恨之情，连忙凑近她，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抚慰着，把她的头紧紧贴在自己胸口上，低声说：“亲爱的！我的勇敢可爱的人儿——别这样！你千万不要哭呀！”

艾希礼抱着哭泣的思嘉，感到她苗条身躯有一股狂热和魅力，那双仰视着他的碧绿眼睛中洋溢着热烈而温柔的光辉。突然，那个快要忘怀了的柔和的春天，一个舒适而散漫

的春天，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如今又回来了。他只看见凑过来的两片樱唇那么鲜红，那么动人地颤抖，他吻了她。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融化到他的身体中去了，他们合而为一地站着，他如饥似渴地紧紧吻着她，似乎永远也吻不够。

后来他突然放开她，她感到自己已无法站住，她抬起那双燃烧着爱欲和胜利之火的眼睛望着他。

“你是爱我的！你是爱我的！告诉我！”

他的两手仍然搭在她肩上，她觉得他的手还在颤抖。她热烈地向他凑过去，可是他稍稍退却，没有让她贴近，同时用那双亲切却又苦苦挣扎的眼睛看着她。

“不要！不要这样！”他说。

她快活而热情地微笑着，她已经忘记了一切，只记得他的热烈的拥吻。

他突然抓住她用力摇着，摇得她满头黑发散乱下来，仿佛怀着对她，和对他自己的满腔怒火在摇着她。

“我们不能这样！”他说。“我们决不能这样！”

她被他的行动吓坏了。她竭力挣脱开来，然后瞪着眼睛看他。他的额上渗出密密的汗珠，他紧握双拳，似乎在经受巨大的痛苦。他直望着她的脸，那双灰色的眼睛仿佛要把她刺穿。

“这都是我的错，而且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要带着媚兰和婴儿离开这里。”

“离开？”她痛苦地嚷道：“啊，不！”

“是的，真的！做了这种事我怎么能留下来？而且这种事以后还可能发生——”

“但是，艾希礼，你不能走。你为什么要走呢？你是爱我的——”